

总是想得太多

樱花谢后,还有紫藤可看。

曾在连绵几百米的紫藤架下走过。远看是一条紫色的云雾走廊,几乎叫人怀疑是在梦里。到了近处,串串蓝紫色的花沿着花架流泻而下,看得到豆荚形的俏丽花朵。

紫藤是攀援植物,开得不羁落拓。汪曾祺画过一幅紫藤,“满纸淋漓,水气很足,几乎不辨花形”,画上面曰“后园有紫藤一架,无人管理,任期恣意攀盘而极旺茂,花盛时仰卧架下使人熏然有醉意。”即便是在城市里,紫藤依旧随意蜿蜒,挥洒着一贯的流浪气质。整个四月,我最喜欢的咖啡馆就是门口用大缸栽着紫藤的那一家。藤花洒满玻璃屋顶和二楼的阳台。初春,虬结的枝干还一点动静都没有,几天里却开得紫色的藤花满墙翻飞。

樱花可以盐渍泡水喝,或者加在糕点中增加一点春天的色彩和

紫藤

◆ 戴 蓉

滋味。紫藤也可以入食。赵珩的《老饕漫笔》中写到的北京中山公园几十年前卖过藤萝饼,原料就是公园里盛开的紫藤花,摘下后用糖腌制为馅。现摘现做现卖,保持了花的色泽和清香,把当时市面上饽饽铺里的藤萝饼都比了下去。午后两三点钟,游人赏花赏得有点倦,用过香片和四色果碟,恰好藤萝饼出炉,要上一碟趁热品尝,是春日里的寻常美事。中山公园的茶座里早就不再卖藤萝饼了,我们都只有想象的份儿。即便如此,坐在咖啡馆里,看着窗外触手可及的紫藤参差的花影,仍然是一种悠闲的享受。

书架上有一幅紫藤水粉画,题着一首俳句,大意是春光将逝,紫藤编写着春天里的日记。其实紫藤没那么伤感,它和牡丹、芍药一起开,花期却比牡丹、芍药长。等牡丹谢了,紫藤还会开些日子。

在中心的边缘

一度,眼睛干涩难受,以为有什么炎症,去眼科医院看医生。检查的结果是“干眼症”。配了类似人工眼泪这样的眼药水。不是什么大病,眼睛的滋润度不够,缺乏水份。瞬间明白了,年纪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你:你身上的水份在减少,所有的资源终会干枯。

那么,人一生的眼泪是一个定数吗?并不是你想流就能流得出来的。突然想起以前看来的“某某老人,眼泪都干了”这样的句子。感情就是一个蓄水池,取之不竭是梦想。水没有了的时候,感情会以别的方式存在吧?不再外露,不再激烈,有眼没有也差不多。

眼泪为谁流?

◆ 南 妮

不敢轻易流眼泪了。看片子专挑喜剧看。家里,连小孩也知道“妈妈的眼泪不值钱”。何苦要把那些宝贵的“一生之水”献给事后想想并不高明的煽情戏?

某一日,眼泪还是突如其来地飞奔而出。那一刻,倒是有些欣喜,怎么,不还是有眼泪的嘛!

人的情绪受到刺激,由于中枢神经的作用,泪腺分泌出泪液。知道生理科学上是这么说的,但是看着那些水,莫名其妙地从你的眼睛中流出来,还是颇为神奇的一件事。它们不受控制,不由自主,是你生理的叛徒。你是激动型的、冷静型的,暴露无疑。感情沸点的高与低暴露无疑。普京获任总统的刹那,眼泪流了出来,媒体说是激动而流,

总统本人说是风沙吹的。

容易流泪的家族遗传至我这一代,看来就戛然而止了。有些欣慰。未来是比冷,比硬,比酷的。动不动就流泪的家伙好没见识,太过文艺。眼泪一览无余地展示你的弱穴,还没人来攻击你,你先把自已撂倒了。侥幸吃进去的那些健康的正面的能量是多么珍贵,又有那么多的地方需要消耗它们,怎么,你竟然白白浪费在消耗自己身上!

看电视上某节目的男嘉宾,说到伤心处,流起了眼泪不说,竟然是欲罢不能嚎啕大哭。相当地骇异,怎么出来混的呢? 妈妈怎么教育的呢?

没有人欣赏弱者的眼泪,只欣赏强者的微笑。

本埠生活录

油炸与烟熏

◆ 石 磊

油炸是一种粗放浑厚的料理手段,烈火烹油,猛准狠稳。清贫年代里,一家子堂堂开油锅,通常吸引得满条弄堂的邻居引颈深呼吸。滚油沸腾,片刻即得,鱼肉丸子,捞起来便吃,那么一口酥脆浓香,满嘴流油,极大满足贫弱口腹,迅速提升人生幸福指数,基本上人人人爱。

而其中爱得顶顶水深火热,是洋人和小人。样样食材烈油里打个滚,沾上红红黄黄各色中外酱料,便是不容置疑的人间美味。油炸的关键词,一烫,一脆,洋人和小人,只要讲到那个脆字,那可真是顷刻之间都粉粉尽,一个个不由自主,从心底里开出笑颜来。谢谢天,造人的时候,暗藏了如此机密的一款味觉在茫茫人体里,这一笔,给荒凉人生平添了多少家常乐趣。

跟洋人同桌吃过烤鸭的我国同胞,一定听过洋人由衷的赞美,啊,darling,很脆很脆。赞词虽然贫乏单调,可真是肺腑真言。那一小碟子一口酥的烤鸭皮,通常一举就击溃了洋人们的从唇齿至心灵的全幅防线。至于烤鸭其他方面的细腻美味,诸如春饼如何之薄腻,沾酱如何之细致,葱白如何之肥嫩,大多等而次之,不太能够跟他们分享其中的奥妙。

油炸英文称作 deep fry, 那真是神来之笔,深沉浓重,热油滂沱,

在料理世界里,已是相当轰隆隆的一派局面。而日本人偏偏出鬼,他们弄出来的油炸食物,仿佛不曾下过油,亦仿佛不曾沸滚过,那种天妇罗,如清蒸般的飘逸,如凉拌似的清俊,沾一点海盐,或者沾一点萝卜细泥,禅兮兮地吃下去,比吃素还出尘,好像跟油炸完全没有瓜葛。日本人各行各业,此起彼伏,最是层出此种诡异手段。而这种飘渺的炸物,亦果然令人百吃不厌,那份深深的吃不透,大概是一种十分要命的绝杀。

除了天妇罗,油炸料理通常都比较草根,很难做到雅俗共赏,炸猪排,炸桂花肉,炸松鼠鳜鱼,炸此炸彼,大多适宜在小饭馆里辗转腾挪,正经台面不太能够跻身。这也不要什么紧,我倒是喜欢,在黑雨的秋夜,隐在小饭馆里,听后面厨房的滚热油锅紧拉慢唱,心狠手辣炸出一盘子漆黑的臭豆腐,嗯,那是多么适合枯怀独坐伤心落泪的一餐晚饭啊。

而烟熏就刚好相反,靠死样怪气一缕青烟,慢腾腾熏熟鱼肉鸡鸭,那种幽咽迷离,难描难画,跟油炸相携,简直就是人间一对怨偶。而烟熏的好,便是好在那种入骨的香幽,跟油炸那种十分表面的酥脆,宛如云泥。油炸如胖壮汉,烟熏如小女子,一一都是人世的好。

便民

◆ 顾 土

没有一家店铺夜里营业,只得在马路上瞎溜达,还不断遇见巡逻的,当时的观念凡是夜里出来的都不像好人,结果总被盘查。最后熬到首班车出发,才回到家里。现在呢,出租汽车彻夜可见,夜里营业的店铺随处可寻,宾馆、旅店巴不得你赶紧来投宿,管你是哪里的户口。

便民,是现在时兴的说法,家门口开个小铺,叫便民商店,马路边多了个早点车,称便民早餐,小区外面修了一条小道,是便民路。可是仔细一想,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按计划,不讲便民,而市场经济时代,商业必须便民,不便民自己先就倒闭歇业了,这是题中应有之义,况且还赚钱呢,不赚钱叫什么商店?至于市政措施、公共建设,便民更是天经地义,否则就是浪费。

其实,便民也分观念的不同。我们喜欢一下楼就可以打酱油,一出门就能够下饭馆,结果,我发现许多社区的一层都成了店铺,有的底层

居民家庭自己都开个窗口,挂个招牌,号称便民,实际在做小本生意,还能逃税。这些个便民措施的最大后果就是楼门永远在进进出出,买个盐,打个酒,来个烤串儿,男女老少都会下楼来就近解决。不过,出国在外,尤其在欧美这样的国家,他们的便民观念与我们不那么一致。欧洲许多国家的商店假日不营业,因为店主和店员也和常人一样,必须休息。我去瑞士时,那里的有些店铺看到假日里游客云集,也想开业,还不被允许。在美国,很多人居住的地方远离商业区,每周抽一次时间去超市买回所有的日用品,问他们这样方便吗,回答是没什么不方便的。看来,他们的居住理念是安静,我们讲的是人气,很多人一看眼前没有商业区就感觉难以生活。

便民,最怕的是民分许多类,文化、习俗、喜好各不相同,方便了这一拨,惹恼了那一拨,人人都方便的时候实际并不多。

都市 专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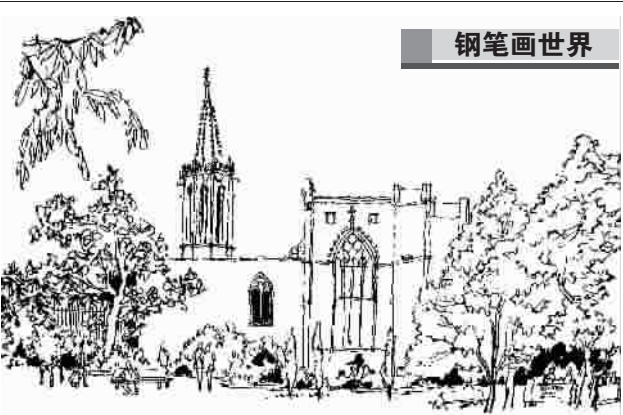


周刊 第 261 期

诗歌口香糖

无 题(261) ◆ 严 力

- ➔ 宏观总是很好看
但不一定好用
微观首先是为了好用
好看是锦上添花
- ➔ 被父母生下来
其实就是中了生命的奖券
其他的奖项都是外套
只有“我”脱不下来
- ➔ 有人说龙年是龙抬头
我觉得还是让诗抬头
来反省这个时代
才更符合文明人的属相
- ➔ 别以为濒危动物
知道如何向人类撒娇
只有人类知道
为什么突然改口
管它们叫宝贝
- ➔ 生活除了谈论百元大钞
更要谈论零钱
- ➔ 怀才不遇的另一个
解释是:
怀着不想与他人相遇的
才能
- ➔ 尽管用了很多减法
甚至把良心也减掉了
可生活好像更加繁忙



法国“世界遗产”阿维尼翁

杨秉辉 画\文

阿维尼翁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沃克吕兹省,距马赛约 85 公里。其城建于公元 14 世纪,长 5000 米,至今保存完好。市内古迹众多、车辆甚少,居民悠闲、古风扑面。1995 年被作为文化遗产,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古迹中以教皇宫最为著名,是某时法国皇帝为留住教皇而建,占地 1.5 万平方米,有 8 座高耸的塔楼,外观雄伟,内若迷宫,今部分作为博物馆开放供人参观。图为梧桐大道旁一小公园,居民休闲之地。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东非民间的画

◆ 洁 尘

图样制作着一幅一幅的画。

但就作品本身来说,这些 TINGA TINGA,对于与之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的外国人来说,它们就具有艺术品所具备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了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被称作是黑非洲,这是一个色彩十分鲜明十分饱和的地区,大自然所呈现出来的色彩本身就十分单纯且浓烈——蓝天、白云、红土、绿树,还有黑人自己黝黑的皮肤。因为地处热带,没有春夏秋冬之分,只有旱季雨季之分,自然的景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,所以,在非洲人眼里的色彩世界就是这么分明且纯粹。这一点,也许是他们的绘画作品特别直观但同时特别抽象的一个原因吧。

直观的,同时又是抽象,进而有一种幻觉意味,有一种超现实意味。对世界绘画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,非洲艺术对世界绘画前沿的那些大师们的影响是很大的。我在达市的那个 TINGA TINGA 市场,特别拍了几幅动物题材的画。我喜欢那种孩子似的天真烂漫的表达,但我没有买一幅 TINGA TINGA。原因有二。第一,若把这些画挂在我家墙上,相比我家的风格来说,它们会是突兀的,显得扎眼怪异。它们就是属于非洲的,在那个环境里才会相得益彰。第二个原因是这些画的油漆颜料气味太大了,很难闻。第二个原因是最要紧的一个原因。